



周朝军：“90后”作家，山东临沂人，作品散见于《北京文学》《钟山》《文学界》《延河》《山东文学》《作品》《时代文学》等刊，著有长篇小说《九月火车》。

公元1776年，古历丙申猴年。是为越南景兴三十年，日本安永五年，大清乾隆四十一年。这年夏天，乾隆帝六甲在身的宠妃汪氏，一时胎漏出血，遍访名医均回春乏力。吹灯拔蜡之际，粗通医理的户部侍郎斗胆献出东阿阿胶一块。汪氏服下阿胶后竟血止病愈，不久便诞下一名女婴，即是后来下嫁和坤之子丰绅德德的皇十女和孝固伦公主。弘历晚年得女，龙颜大悦，亲题“贡胶”二字，并优质德州种驴一万头，赐予山东东阿阿胶第十七代传人秦仲轩。

239年后的公元2015年1月30日，在山东省第十二届人大会议上，非物质文化遗产阿胶制作技艺传承人秦玉峰冲冠一怒为毛驴，他说：“毛驴这一物种在中国已经濒临灭绝，我提议，让毛驴同牛羊等一样享有大型家畜扶持政策，纳入草畜范围。”

再往后一年，也就是公元2016年。按古历，这一年也是丙申猴年。这一年的大年初八，我的爷爷刘老七家养了18年的毛驴小黑，随着一孔老磨盘的光荣退役，终于迎来了它卸磨杀驴的驴生闭幕式。从此，在柳溪镇，毛驴和恐龙一样，成了一种概念性存在。

小黑死前的那声哀鸣，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。不单为小黑，也为整个驴世家。相比于牛羊马等家畜，毛驴是冤屈的。当我们说起牛，我们说犟牛牛；当我们谈到羊，我们说三羊开泰；当我们提起马，我们说龙马精神。

然而，当“驴”字出现在我们口中的时候却立马大煞风景，我们说好心当做驴肝肺；我们说驴唇不对马嘴；我们说驴技穷；我们说卸磨杀驴；当我们对某人某事不待见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说“你个驴日的……”

我为整个驴世家感到不公！为给小黑和整个驴世家伸冤昭雪，我喝下驴血，抖擞驴胆，誓为千古毛驴树碑立传：王仲宣以驴鸣医腹痛，朱子明携驴画谒徽宗，前有袁即单驴救主，后有徐斐驴阵退敌……放眼五湖四海，说不完的汗驴功劳，道不尽的神驴往事，今日我且将这一腔驴血抛洒，道一出悲壮的人驴义事。

在中国，关中驴、德州驴、广灵驴、泌阳驴、新疆驴堪称驴界良心。而在这五大种驴中，德州驴又一枝独秀。单纯从体态上来划分，德州驴又包含“三粉驴”和“乌头驴”两大品种。德州驴耐粗饲、抗病强，深受驴农喜爱。我爷爷刘老七养的毛驴小黑就是一头千年难遇的三粉德州毛驴，驴高162厘米，驴长186厘米，驴围223厘米，堪称一代驴王。

俗话说性口好不好，单往槽里找。得益于我爷爷刘老七家那大如山楂的杂交黄豆，三粉德州驴王小黑才得以如此出类拔萃。说起这杂交黄豆，就躲不开那位红唇烈焰的墨西哥舞娘。而说起这墨西哥舞娘，我又想起了贾先生。

我爷爷刘老七家门前有条街，街边有棵榆钱树，树下有位外乡人，人人唤作贾先生。榆钱树下的贾先生，逢二、七日谈天走棋，逢三、八日治病打卦。

贾先生，民国二年来到柳溪镇，住在镇西浮屠寺，手长袍短，脸瘦须白，双目炯炯有神。因对佛家经义有些参悟，常与寺中方丈坐而论佛，斋戒多年，虽未受戒，也算半个和尚。贾先生为人大方，时常与寺里僧众些好处，故与寺中方丈交厚。方丈剃度八十余载，气象不俗，二人交情可谓清茶一杯，无甚芥蒂。

说来也奇，柳溪一镇，乡邻三万，竟历来无人知晓贾先生的年纪。有好事者张三跑到寺间问，“我说您老高寿啊？该有八十了吧？”“您好眼力。”贾先生笑一笑。李四蹲在榆钱树下，伸出十个指头，“您老有这个数了吧？”“您好眼力。”贾先生依旧笑一笑。张三不甘心，涎着脸又追问，“您老什么地方人啊？”贾先生还是笑一笑。终究没有人知道贾先生的年龄和来历。

时光流转，贾先生依然是那个贾先生。

贾先生是个怪人。比如说“穿”。贾先生平日多是一副农家老汉的打扮，但每逢饥馑之年，虽寄身寺院，竟常以道人打扮示人，抑或身穿袈裟手拿拂尘，更甚者左穿袈裟右着道袍，让人难分僧道。再比如说“医”。贾先生学问驳杂，精《周易》《归藏》，通六爻八卦，于岐黄之术也颇有几分道行，悬壶一方，救人无数，不似一般的江湖术士，只管蛊人钱财不管他人死活。故而乡人家中有老小、牲畜出了差池，都会到榆钱树下寻贾先生求几服草药，把贾先生菩萨一般看待。

菩萨一般的贾先生，悬壶一方，不问贵贱，不收金银，但若找他求医问药，定要备好毛驴一头、黄豆二两。贾先生骑在毛驴之上，哼着小曲，吃着黄豆，近百年的道行在腹中翻腾。

贾先生一生所好甚多，其中以“棋”为最。逢二、七日，贾先生早早地支一个马扎往榆钱树下坐，扯起嗓子喊一声，“乡里乡

亲，老少爷们儿，南来北往的，愿意赏口饭吃的近前来赐教喽……”

于是就有懂些棋路又自觉手底下有些斤两的庄稼人上前支招，也有这过往的商客不问输赢只图个乐呵的进前讨教一局。贾先生摆棋摊，几十年都只是一副不哭不笑的冷面相，赢了棋，无论对手年长与否，都起身一躬到底，“得罪了，亏得您手底下留情。”对手一走，仍旧冷着



# 山东毛驴

□周朝军

一副脸坐定了。输了棋的，无人会觉得丢面子，回头也还来讨教。20年来，不知有多少人坐在贾先生的棋摊前，也不知贾先生用坏了多少副棋盘。有人专门来榆钱树下请贾先生去市里参加象棋大赛，指着他拿回个荣誉给柳溪两岸的百姓长长脸，可贾先生却欠欠身对来人道，“恐辱了柳溪一千乡邻的厚爱，还是自重些为是。”口气甚为谦逊，听起来不像个乡野老者，倒像个学究先生。某日，有好事者专门请来象棋国手与贾先生对弈，企图打破贾先生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贾先生欣然接受。来人在棋摊前坐定，拈起一个棋子看了看，绿松石，原产于湖北郧阳，多用作饰品，制棋还是头一回见，手工磨制一副棋，少说也要两三年，不是爱棋之人难有这份耐心。说完放下棋子，正色道，“历城楚代，光绪三十年师从吴脚章，讨教了！”贾先生放下手头的《金刚经》，看看来人，起身深鞠一躬，“不敢，远道而来，请执红。”

楚代棋路杀气颇重，不过三十步棋，就已将手下车、马、炮全都打入敌营深处，眼看一两步棋间便可将敌方帅府端掉。亏得柳溪三万父老乡亲如此高看贾先生，眼下竟无半点进攻之力，只好专事防守，再不见有什么惊人之举。旁观者暗自为贾先生捏了把汗，心下忖度着，人道是一山更比一山高，贾先生的棋摊摆到头了。再看贾先生，竟面不改色，一如往常，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危在旦夕。

四十步棋过后，楚代步步紧逼，车、马、炮轮番将军，杀气大盛，一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态势。旁观者已不忍直视，纷纷走开，惟二后生棋尚尚存侥幸。再看贾先生依然不慌不忙，一手把玩着佛珠，一手依次调配着帅府周围的马、士、相，舍身护主，不时将老师从大殿请到暖阁，再从暖阁请回大殿，负隅顽抗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楚代竟也奈何不得，额角渐渐有了汗珠。

五十步棋过后，贾先生转守为攻，先把守在大本营的两名大车调到前线，又以帅府周遭的近侍与敌人周旋，于喘息间将对方士卒挨个拿掉。七十步棋过后，当楚代还在闷头进攻的时候，贾先生的两名马前卒已然驾着汗血宝马越过了楚河，兵临城下。贾先生道一声“得罪”，两匹战马就夹住了敌府。楚代猛地一惊，赶快将大军回撤，孰料为时已晚，两门红衣大炮早已将楚代帅府炸得鸡飞狗跳，两名精兵也已潜入敌后。楚代输了……

却说这一年古历八月初七，恰逢柳溪镇一年一度的龙王庙会，进土街上人山人海，好不热闹。榆钱树下棋摊前，贾先生气定神闲，送走一茬又一茬棋客。时近正午，一辆美式吉普轰鸣着飞驰而来，撞翻了张三的西瓜摊，碾断了李四的座垫腿，然后吱呀一声，停在了棋摊前。车门一开，先下来一个荷枪实弹的大头兵，又下来一个戴瓜皮帽的六指儿绍兴师爷。

“你就是贾老头？”先下车的大兵问。“我姓贾，也的确是老头。但柳溪镇姓贾的老头少说有百八十个，不知你要找的是哪一个？”贾先生手捻棋子，不看来人。

“那你不是会看病的那个贾老头？”先下车的大兵把手里的枪立在地上，似乎是想以此增加自己说话的分量。

“我姓贾，也会看点头疼脑热的小病，但在柳溪镇，各位乡党都尊称小老儿一声‘贾先生’。你说的‘贾老头’，我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柳溪镇有这么个人。”贾先生依旧手捻棋子，端坐一方。

“给脸不要脸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的秃瓢？”先下车的大兵把枪端起来，指着贾先生。“临死听个响儿也不错，你且随意。”贾先生闭上眼，神态安然。

先下车的大兵见自己受了戏弄，抡起枪托向贾先生砸过来，“六指儿”走两步将枪托挡住，抬手把对方支到了一边。“贾先生莫动怒，兵痞子性

子粗，您老莫与他一般见识。”说完，一躬到底。“看来还有说人话的，说人话的人只要不是得了绝症，就都有救！”

见贾先生如此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先下车的大兵又要动粗，被“六指儿”使个眼色喝退了。“是这么回事，贾先生，我们师座，也就是咱们临沂城驻军四十六师熊师长，今已年届花甲，无奈发妻未添枝叶，连娶九房如夫人，始得一子，年方3岁，甚得熊师长疼爱。俗话说母以子贵，加之九姨太原本乃是墨西哥人士，能歌善舞，异国风情醇厚，所以我们师座宠幸九姨太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不曾想，近来九姨太偶染怪疾，奇方用尽，不见好转，数月间竟落得形销骨立的境地，疼煞我们师座。听闻贾先生有起死回生之



能，还请贾先生百忙中能够随我走这一遭。”贾先生早有耳闻，这四十六师熊师座的九姨太，原本是十里洋场一舞娘，如今做了熊某人的小老婆，倒卖烟土和妇女，坏事做绝。

“怨小老儿无能，众国医名手都治不好的病，我更是无能为力。再者，我寄居柳溪镇已有些年岁，一干乡党无人不知我的脾气。二、七日清谈走棋，三、八日治病打卦，几十年来不曾坏了规矩。再者，我行医出诊，不求金银钱帛，毛驴和黄豆，自是一样也不能少。”贾先生说完，复又闭眼打坐起来。

“治病救人，功德无量，虽坏了规矩却也高风亮节。毛驴虽无，但美国人造的这铁毛驴，贾先生不妨屈尊一坐。”“六指儿”边说边顺势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。

贾先生悄然不动。“贾先生，毛驴谁都坐过，铁毛驴可不是谁都能坐的，您当真不想感受一下？”贾先生悄然不动。

“贾先生，我们师座为了九姨太的病，近来脾气可是不太好。”“六指儿”渐露凶相。贾先生悄然不动。“明天就是初八，毛驴我备好，黄豆也管够，我也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四十六师的规矩。”烟尘四起，铁毛驴消失在柳溪镇……

八月初八一大早，一声驴叫震山倒。那驴叫震断了梧桐山上一棵歪脖子树，震落了胡屠户小儿子的三颗门牙。贾先生寻着驴声望去，榆钱树下棋摊前，正拴着一匹大叫驴，驴周围黑压压一片大头兵。贾先生心下一惊，好一头雄壮的大黑驴！但见这驴，其高如骡，其长如马，其壮如牛，真是一匹千年一遇的神驴！

神驴面前，“六指儿”一脸坏笑，“找遍天下也找不出第二头这么威风的驴了，今天神驴尽着你骑，黄豆尽着你吃！”说罢，抡起长枪托，砸向神驴腹，“满满一筐墨西哥黄豆，让你开开心心！”神驴一声惨叫，翘起前蹄，抖擞屁股，一大坨驴屎喷涌而出，但见这驴屎之中，豆大如螺。

“全吃了，一颗都不能少。”“哇——哇”两声枪响，“六指儿”手中长枪冒出缕缕青烟，接着一群兵痞子向贾先生围拢过来。哇——哇又是两声枪响，几个大头兵已倒在地上哭爹喊娘。

“六指儿”冷笑一声，一群被五花大绑的乡党已经被捆在了榆钱树上。

“天大的罪过，贾某人自己担，与乡亲们什么相干——”没等贾先生说完，又是“哇”的一声，一位老者已脑浆迸裂……哭声一片。

“剩一颗，我杀一双。”贾先生后退两步，脱去袈裟，将拂尘倒挂，缓缓弯下腰去。哇哇——哇哇——哇哇，榆钱树下响起一片枪声……

临沂城，熊师作府邸。“贾先生，熊某已恭候多时！”熊师作向贾先生深施一礼。“成王败寇，无需多言，带我去见病人。”贾先生气沉丹田，压住腹中翻滚的驴尿。

贾先生跟着熊师作，穿过几条回廊，七拐八拐地来到客厅。分宾主落座后，勤务兵沏上一碗普洱茶来。贾先生醉翁之意不在茶，开门见山地说，“把病人请出来吧。”

“痛快！”熊师作面露笑意。不一会儿，有人抬出一张雕花木床来，床上一个骨瘦如柴的异国女子，虽气若游丝却仍妖媚难掩。不用想也知道床上躺的便是九姨太墨西哥舞娘。贾先生一搭手，倒吸一口气，复又转为喜色。

“贾先生，荆室还有救吗？”“病是小病，只是……药引子难寻。无此药引，纵是大罗神仙，也怕回春乏力。”“只要是临沂城有，没有熊某人拿不到的！”

“我明日差人把药配好送到府上，若贾某治不好九夫人的病，贾某愿陈尸熊公馆门前！”

“贾先生不慌走，屈尊在我府上住些时日，熊某也好略尽地主之谊。”熊师作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诈。

“驴屎都吃得，龙潭虎穴也住得。”贾先生咬字如铁。“药引为何物？”熊师作逼视着贾先生。

院子里忽然响起一声驴叫，震得桌上的茶碗嗡嗡作响。“一副六指儿，外加柳溪镇老榆钱树下的泥巴。”“六指儿？——倒也好找，可泥巴为何非得是榆钱树下的呢？”



“方圆六百里，惟柳溪老榆钱寿比彭祖，其中玄机不便细述。”“……”

贾先生“住”在了熊公馆，当天夜里便听见府中有人鬼哭狼嚎。贾先生大笑三声，酣然入睡。

半月后，熊师作撤走了看守贾先生的大兵。又半月，熊府上下歌舞升平，墨西哥舞曲随处飘荡。

熊师作亲自驾驶铁毛驴送贾先生回了柳溪，亲卫队扛着妙手回春的牌匾，一路敲锣打鼓。“贾先生，请收下这点薄礼！”

熊师作话音未落，一个大兵抬出一个箩筐，又一个兵牵出一头雄壮的大叫驴来，驴后紧跟着走出一位衣不蔽体的女子，在榆钱树下翩翩起舞。啊偶——啊偶，神驴像是在给墨西哥舞娘伴奏。

贾先生面露疑色，熊师作哈哈一笑，“先生平生所好，以毛驴和黄豆为最，熊某人特意把这头千年难得一见的德州三粉驴送给贾先生当个脚力，另外，这驴之所以如此雄壮，其中关节全都在这筐里了。”旁边卫兵随即打开箩筐，贾先生上前行，见满满一筐黄豆，大如山楂。

“这可不是一般的黄豆，荆室和先生同好，自小喜食黄豆，便从那大洋彼岸的墨西哥国带了这洋玩意儿来。”

贾先生轻捻银须道，“多谢熊师长和九夫人的美意，小老儿收下了，九夫人的病已恢复了十之八九，这最后一服药，可保九夫人痊愈。”说罢，从兜里掏出一个黑得发亮的药丸，递给熊师作。

熊师作复又深施一礼，坐上铁毛驴绝尘而去。

周朝军的小说在“90后”作者中拥有难得的成熟和大气。他用日臻老练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一桩“悲壮的人驴义事”，通观全篇，颇有传奇风致。

山东毛驴的渊源，毛驴的“濒临灭绝”，小黑的哀鸣……凡此种种，并非赘笔，而是有意为之，每一处又如同楔子，环环相生，引起读者兴趣。而最后，榆钱树上挂着的黑驴皮成为贾先生的“化身”，是人是驴，已难以分辨，掩卷还有荡气回肠之感。

——蓝格子 (蓝格子：1991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，暂居大连。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林》《诗潮》《中国诗歌》等。)



11 见人已走远，贾先生鸣锣聚众。不一会儿，全村老少爷们儿都聚在了榆钱树下。贾先生从老榆钱树下的树洞里掏出一个包袱，说：“明日卯时有雨，三日不断，千年古镇化为泽国。各位乡党即刻收拾家当尽快散去。小老儿寄居柳溪多年，蒙各位乡党不弃不胜感激，这是小老儿一生积蓄，权当小老儿一点心意。”贾先生将金银细软连带大叫驴和那一箩筐黄豆依次分给众人。听我爷爷刘老七说，分到大叫驴和墨西哥黄豆的那个人叫刘三麻子，也就是我的太爷爷。

第二日。原本熙熙攘攘的柳溪镇已空空如也，贾先生一个人坐在榆钱树下气定神闲。一辆铁毛驴向树下疾驰而来，其后一队大兵抬着一副棺材。

“姓贾的，我熊某人一生久经沙场，却没想到栽在了你的手里，休怪我心狠手辣。”

原来这墨西哥舞娘并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，而是暑天里随管家下河洗澡，不习水性，误吞了带有蚂蝗卵的河水。蚂蝗幼虫在其肚子里安家，天长日久把她吸干了。那日贾先生切脉，料定是这毒物干的好事，便寻来泥巴蒸作药壳，里面尽是填了些滋补之药。这蚂蝗有个土名叫地龙，喜欢在河泥里闹腾。那舞娘服过河泥后，蚂蝗便钻入其中。待这河泥随五谷轮回被排出体外后，病自然也就好了。而贾先生之所以让熊师作取榆钱树下的泥巴，只因十里八村乡党凡请贾先生出诊，都牵毛驴到榆钱树下，是以榆钱树下的泥巴早已三分是泥七分是驴屎了。

“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。因缘生灭法，佛说皆是空。看来这毗伽也会崇洋媚外，哈哈，小老儿已恭候多时了。”

“老贼秃，临沂人都说你是活菩萨，活基督，今天我成就成全你！”

“诸行无常，一切皆苦。诸法无我，寂灭为乐。”

一群大兵扑上来把贾先生按在榆钱树上，四枚寸许长的铁钉钉进了贾先生的四肢，鲜血染红了树下的泥土，树上的人依旧谈笑风生。

“你吃了一辈子黄豆，今天我定要看看你肚子里都装了些什么！”

一把钢刀插进了贾先生的腹部。“毒野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”

叮当当——叮当当，数不清的金豆子从树洞里往外涌。啊——偶，啊——偶，远处突然响起一片驴鸣。一大群雄壮的黑驴正向树下奔涌而来。狂风大作，大雨如注，十里之外昂首阔步的黑驴山轰然倒塌，山洪四泄，千年柳溪汪洋一片。

12 三日。残阳如血，洪水从柳溪镇逐渐退去。重返故土的柳溪人看见，开膛破肚的贾先生早已不知去向，榆钱树上像耶稣一样伸开双臂的，是一张硕大无朋的黑驴皮……

主持人：程川

文学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包容性和传承性，周朝军的《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》借用民间传奇叙事，通过“驴”这一引子，将借道堆分的“贾先生”、奇谋诡计的“熊师长”，以及慈爱满满的“墨西哥舞娘”绑在一块，构成一组反义词，呈现他们之间的纠葛。

从《抢面灯》到《山东毛驴》，周朝军把自己的怀乡放进时代的变迁与对抗中，还原或建造着他的“故土故人”。故事起始2015年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——“毛驴议案”，作者通过贾先生的种种性格与行为开始“为整个驴世家伸冤昭雪”，让“驴”成为一个正面形象：逢二、七日谈天走棋和逢三、八日治病打卦——他的“驴原则”让他成为棋场的常胜将军，成为百姓心中的活菩萨；然而也正是他的这种“驴脾气”使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墨西哥舞娘。但“杀”仍为“救”。何为大义，自然显明。

——王冬 (王冬：“90后”，山东无棣人。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诗选刊》《诗探索》等刊。曾获第三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、第三十届樱花诗歌奖。)

